

■ 说言晓论

# 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2007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情形与1997年、1998年时的情景有惊人的相似性。

第一个相似性,两者都面临着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总体趋势是不断恶化,并且其恶化程度可能远远超出事先想象。1997年时,亚洲金融危机如何演变还不完全看清楚,此后的恶化情形则超过了预料。当前,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恶化趋势究竟会演变到什么程度也还不完全看清楚。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最终蔓延成了亚洲金融危机,进而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美国这场次贷风波也会是这样,2006年底刚开始时人们还不以为意,但几个星期下来,美国经济迅速变糟,现已确认衰退迹象,其恶化趋势已经远远超出了去年秋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决定时所估计的程度。虽然美国经济衰退是否会引发一场全球性衰退,各国经济学家仍有争论,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看,我们宁可把事情看得严重点以便未雨绸缪,总没有坏处。

第二个相似性,就是两者都面临着某些重要的经济临界点的变化,因而经济运行事实上是在十字路口。1997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持续了4年,因为政策的效果是逐渐显现的,至这一年的年末经济实际上已进入

当前中国经济的各种表现,与10年前的情景,有三方面惊人的相似性:都面临着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都面临着某些重要的经济临界点的变化,都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压力,假如中国经济能够调控得好,把握得好,则仍有极大的机会保持高速增长,从而在美国经济下滑时,加快走在世界经济前列的步伐。这可以说是一次战略性的机遇。但如果把握不好,则也有可能失去这一轮高速增长的势头。当前政策调控的机会之窗仍未失去,政府应该抓住两会召开的时机,向市场吹吹暖风。

掉了头向下的临界点。投资和消费的心理在这一年也进入了某个临界点,人们的信心和预期已经改变,只要稍有风吹草动,经济就会掉头向下,这是另一个重要的临界点。事后证明,人们的信心和预期是对经济影响最重要的一个方面。2007年以来,本轮宏观调控刚好也已经持续了4年,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显然也进入了某

个临界点。比如,目前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已由2005年的5.31%提高到了7.83%,提升幅度达47.45%,利率水平也已达到某个临界点。不少购房者开始选择提前还贷,说明市场已对贷款利率感到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加息,则观望中的房地产市场随时有可能变局。

此外,还有不能忽略的一点,2007年以来,世人还看到“中国制造”也正处于某个临界点,据报,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撤出了珠三角,表明至少劳动密集型的一些制造业如今生存环境已经非常严峻。再就是,房地产业亦正处于某个临界点,由观望进而出现一次调整的可能性已经高达70%(香港房市拐点出现在1997年,此前从1954年算起有过5次大调整)。由于房地产业是目前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至30%左右,因此,房地产业一旦出现调整,那可以预料中国经济也必将掉向下。

第三个相似性,就是物价的压力仍然在指数上彰显,致使政策导向很容易出现迷惑,难以灵活调整。1997年,CPI高达6%,这使得全社会尤其政府仍将关注的焦点锁定于物价,中央政府也因此决定了继续从紧的政策取向,并向全社会全力释放这一信号,由此导致的调控结果就是,整个市场的信心和预期逆转,最终良好的增长势头失去,经济陷入到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之中。2007年,物价增长幅度高达4.8%,并在今年2月持续攀升至8.7%的高位。物价的高企及屡创新高,有很多原因,例如农产品价格的生产周期及国际市

场的传导等等,但除了学者,人们通常不会去管这些,只会巴望物价尽快回落,为此可以不惜一切,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很容易误导当局继续实施并强化“从紧的货币政策”,并在其他政策上采取从紧的措施甚至更加勒紧缰绳。然而,如前所述,当前的社会信心和预期同样处于某个临界点,完全有可能发生逆转。因此,从紧的政策如果把握不慎,将会使中国经济失去高速增长的风头。

由上述三个惊人的相似性可以推断,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假如中国经济能够调控得好,把握得好,则仍有极大的机会保持高速增长,从而在美国经济下滑时,加快走在世界经济前列的进程。这可以说是一次战略性的机遇。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则也有可能失去这一轮高速增长的风头。这样的事,1998年已经有过一次了。

当前,最需要警惕的是重蹈

## ■ 长短集

### 公交车超载的情法博弈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播出一则“公交车超载,司机被罚”的节目。当我们在情理上难以认同时,法律上却明确了公交车超载属于违法的结论。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人而言,公交车超载是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见过或听到过哪辆公交车因超载被罚款的事呀!

听了法学专家的解读,我才知道,一些城市中的交警部门之所以没有对超载公交车实施罚款,主要原因在于交警部门具有裁量权,即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相机做出是否处罚的决定,由此引申出一个裁量权度量标准的问题。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无论这个裁量权如何界定,我相信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超载容量将远远高于节目中被告司机所在的城市。以笔者自己的感受,上海一些主要线路的公交车超载程度有时简直是难以容忍的,在高峰时段的地铁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即便如此,乘客容忍了,交警部门也容忍了,我认为这或许在法学家眼里被认为是违法的,但它却是合理的,甚至是拥挤中的“和谐”。由此来看,被司机的上诉尽管以中级人民法院的最终裁定而败诉下来,但这里面却暴露出一些我们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在笔者看来,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如何裁定的问题,它体现的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情与法的冲突、分割与统一的兼容、政府与民众的共生等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相对于老百姓的需求而言,基础设施的实际供应能力是不够的,这自然也包括人们对公共交通的需求。由于公共交通在产品性质上属于准公共品,因此,即便供小于求,价格也无法随时调节;要么增加公共交通的供应量,要么就容忍公共交通工具的超载事实。当然,增加公共交通供应量是治本之法,但是,每个城市都有其城市交通规划,大量增加公共交通工具所带来的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等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于是,在维持既定数量的前提下,容忍超载就成了无奈的选择。这样一来,疑问就产生了——容忍超载符合情理,但面临违法的风险,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超越于现实的制度安排是无效的,有悖于非正式约束的制度安排也是无效的。以此来判断,问题的关键在法律条文层面上,即法律规定过于模糊,以及法律规定超越了现实土壤。众所周知,当我们为中国经济发展探寻出路时,西方的刻板条文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也正是西方经济学不可能

“1998年覆辙”,那就是政策的应对缺乏灵活性,反应滞后,最终使得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行情戛然而止。从这个角度讲,当前政策调控的机会之窗仍未失去。政府应该抓住两会召开的时机,向市场吹吹暖风。虽然不见得马上调整政策,但的确有必要通过政策的暖风稳定国人对市场的预期和信心。从这个角度讲,我以为,目前的调子似乎过于强调物价的稳定,提出的增长目标也似乎过于保守,给市场的感觉仍是暖意不够。

或许,现在是再思调控政策并适时调整风向的时候了。



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顿在北京紫禁城 郭晨凯 制图

## ■ 大英小语

### 伦敦悄悄转向中国的急切目光

◎李俊辰 (jonsson.li@gmail.com)  
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融资管理顾问,现居伦敦

真所谓风水轮转,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衰弱后,英国的经济、伦敦的活力再度成了欧洲诸国的“排头兵”。伦敦更被看作新世纪前程远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英镑的强势大大提高了民众购买力,这可以从今年新年伦敦牛津街的异常“热闹”得到印证。2008年伊始,顾问机构“牛津经济学”(Oxford Economics)的分析预测说,英国的人均GDP将在2008年上升到23500英镑,比美国多250英镑,而这将是19世纪以来英国生活水平首次超过美国。在过去15年,曾被讥为“英国病”的英国经济经历了最具戏剧性的转变,不列颠在环经济体系内的地位自然也有所不同。不过又有分析说,由于美国物价和服务收费仍然比较便宜,因此,在感觉上而言,美国人仍然认为自己比较富有。

此情此景下,伦敦也要改革开放?是的。轻轻的我来了,原谅我此前悄悄地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伦敦市政府官员在内的不少欧洲人认定中国必定爆发大危机,这个误判让伦敦市错失了与中国携手合作互利共赢的机会。较之位于英吉利海峡对面与中国保持欧盟最佳伙伴关系的法国巴黎来说,伦敦显得有些落伍了。去年11月底,随同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的法国工业家与中国签订了总额200亿欧元的商业合同,其中包括法国核电设备供应商阿海法(Areva)公司向中国出售两座最新一代的压水核反应堆,价值80亿欧元,这是阿海法公司有史以来接手的最大一笔订单。萨科齐称这些商业合同的数目是“前所未有”。自然,这一切不会不令“老冤家”英国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瞩目。

从媒体的报道频率就可以看到,有着悠久历史的伦敦市政府正在悄悄地,不过又是很急切地将“开放”的目光转向中国。

这不,作风强悍的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顿发声了:“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而伦敦则是全球国际性的大都市。与中国在商业、经济、旅游和文化的合作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受益。举办有关中国的活动将宣扬中国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人民对我们城市文化和经济生活所做的贡献,这将巩固伦敦和中国几百年来建立起来的友谊。”

伦敦市长高级顾问、经济和商业政策主任约翰·罗斯甚至在访华的行程中以5天约20场座谈会的效率,与政府、经贸、企业、媒体等各界上百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突破伦敦人在“工作中休闲”的“传统”。罗斯现在非常关心的问题:“希望您能如何在中国提高伦敦的知名度给我们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使伦敦成为中国公司在欧洲开设办事处最理想的地点?”、“我们为伦敦是旅游城市吗?我们是否应该制作伦敦旅游指南?”等。

“时代中国”——英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文化盛典已经在上月拉开帷幕。这项文化主题活动将贯穿2008年上半年,直至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共举办约800个庆典、演出及其他各类活动,聚焦现代中国精华的“时代中国”实是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21世纪中国的一个表征。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这样说:“我对‘时代中国’这样一个宝贵而精彩的思想表示欢迎,它将有助于拉近中英两国距离,进一步发展并加强两国间的关系。”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罗斯早在1992年就撰文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至今谈起此事,他一方面为自己的先见之明颇感自豪,另一方面又对伦敦市的前任决策者们没有能够更早听取他关于与中国合作发展的意见遗憾。斯人斯言,不禁令人慨叹: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其间经历了多少欧美人的白眼和白眼,那些轮番上场的“中国必乱论”和“中国威胁论”等陈词滥调,不外乎从多个角度给中国的发展壮大“添堵”,无奈均未能奏效。无可否认,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伦敦则是可与纽约相提并论的世界金融中心,两者间的相互结合将是伦敦市在向中国开放发展战略中后来居上的切入点。伦敦一市的经济规模相当于瑞士全国,较之巴黎等欧洲名城,伦敦市对中国企业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其稳固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其拥有从事投资、资产管理、保险、私募基金等各界精英,伦敦人相信,他们能为中国公司的投资项目提供最佳服务。至少,伦敦金融城是全球最开放的金融中心,政府的重点关心话题从来不是公司所有权的归属,而在于资产能否得到最有效的管理。

英国财政部经济大臣兼伦敦金融城大臣基蒂·厄舍(Kitty Usher)在去年底会见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时表示,伦敦欢迎中国投资公司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者,也欢迎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收购英国公司,也鼓励中投公司将伦敦作为从事国际投资的运营中心,通过伦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证券、债券和房地产形式的投资。厄舍说得很直白,不管是中国还是海湾国家,伦敦都是一个作为主权基金运营中心的“合理”选择——因为“将伦敦作为总部,可以让这些基金跟上世界金融市场的脉动,我们欢迎这些基金在伦敦安家。”不过,厄舍同时也希望:“所有投资者都需要按照商业原则来运作,必须遵守一定的监管准则和具备足够的透明度。”

其实,就在去年10月初,也就是中国投资公司正式成立后不久,伦敦金融城第679任市长、曾任普华永道中国首席执行官的史达德就曾率团访华,意在游说中投公司向伦敦开设办事处并进行国际投资。面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而言,美国国债不应该成为投资中的“一枝独秀”,多元化对中国有利。

一度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度真有些低的伦敦,如今正回过头来要虚心向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了,伦敦“为时未晚”。现在,伦敦已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驻华代表处,伦敦金融城也设立了驻北京、上海和深圳代表。

## ■ 排沙简金

### 企业不能只有科学心而无悲悯心

◎王育琨  
管理专家,《经理人》商学院院长

华为公司又有一个工程师自杀了。联系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一系列有关此事的报道,我写下这篇博客“没有悲悯心支撑的科学心走不远”。文章的核心部分,用了在本专栏去年11月的两篇文章“华为无奈压强何”与“别把公司不是家理解成公司没有爱”。我认为,虽然时间过去了不少,但是那两篇专栏的分析并没有过时:“未来的世界只有两种公司不会被淘汰,一种是具有悲悯心的公司,另一种是具有科学心的公司。而能够创立长青基业的公司,则必须是真正具有悲悯心的公司。当一个公司形成了一种由悲悯心滋生的意识时,这个公司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才会有无穷的竞争力。”

这是我近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这个基本观点,在我对史玉柱与马云的对比研究中得到了印证。

#### 一个备受争议的商业帝国或许正在转型?

巨人商业帝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却引发了持续的争议。核心问题是巨人的商业导向。大家看到,史玉柱怀揣50万元起步研发白蛋白,没有成品就找一个相近的产品拿来以假乱真。等着市场有了反应,他心中有了底,再投入广告和渠道推广,再制造产品。先推广,后产品,延续了史创业时推广巨人汉卡和脑黄金的经验。正是这种先推广后产品的路子,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难道没有核心技术只有推销策略,就是中国保健品业的宿命?

史玉柱的征途,取得的成功更大,激起的争议也更大。征途游戏中推举的金钱至上价值观念,以及对人们的金钱与权力欲望膨胀的刺激,都是争议的焦点。《南方周末》发表的

“系统”一文,从一个玩家的角度,揭示了“征途”那些丰富多彩的金钱陷阱。从玩家的叙述看,征途这款游戏成功,对于开发益智这个终极目标而言,有害无利。日、韩游戏产业的发达,但是他们两国游戏的目标市场却是中国。中国游戏如果一直迎合人性中低劣的成份,或是始终与金钱和权力绑在一起,势必给游戏产业带来重重阴影。即将正式推出的《巨人》网游,延续了“征途”中的价值和逻辑,估计还是走不出阴影。

两个月前,巨人宣布已获得运动休闲游戏《运动王国》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澳门的代理权。《运动王国》游戏的制作商是位于瑞士的“运动王国有限公司”,协议有效至2011年。《运动王国》允许玩家建立一个单一的角色来玩各种各样的运动游戏,如网球、篮球、滑冰等。这款游戏在时间上,正赶上中国的奥运热,想必会激发更多玩家的热情。代理这款游戏,可能预示着史玉柱的悄然转型。但愿巨人游戏借此也能实现真正转型:把网游建立在提升人类福祉上来。这个转变对史玉柱和许多中国企业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早一天确立悲悯心的位置,就早一天走上康庄大道。

#### 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人的心理通常有两极。一端是自我,另一端是无我。自我的一面将自己视为物质的和分裂的,通常是所有恐惧的源头。无我的一面将自己视为精神的和联结的,并且是所有爱的源头。理性的选择取向往往落在自我与无我的中间。对自我与无我的关系,李嘉诚把握得非常到位,他做企业的理念就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同众多中国企业家一样,史玉柱建立了自我,可是却没有产生“追求无我”的冲动和欲望。他的绝对控股,对团队严格的控制等行为,都表现出他内在的志忑和不安。史玉柱是在人们追求财富和价值实现上与他人的团队产生了共鸣。现在的史玉柱是一个过渡。史玉柱是一个勇于自新的人。相信他会最终在积累财富与提升国民福祉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只做对人类有益的事,这个定位一下子就把马云与通常的商人区别开来。我们看到,马云在缔造阿里巴巴商业帝国的同时,已开始推行提升社会福祉的哲学。他不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团队建设上,不仅与客户、供应商和当地社群建立了战略联盟,同时还着眼于为人类创造福祉的商业生态链的建设。

马云在身体力行一种崭新的哲学:“服务的自由”。为他人“服务的自由”,是阿里巴巴的价值核心。马云在自由享受着为他人服务的自由同时,还将这种自由无保留地转移给了他的团队,转移给了客户,转移给了投资者,转移给了相关利益商,而且还通过出席各种论坛把这种自由转移给了中国商人团体。

不是靠物质财富,而是凭“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阿里巴巴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生活方式和命运这一点,马云注定将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史玉柱与马云,作为新一代企业家的代表给了国人若干新的启示。或许这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和一个新时代的诞生;看重人脉关系的第一代企业家正在淡出舞台,那些以科学心专注客户和行业的新一代企业家正走上前台;或许这是一个旧商业意识的消退和一个新商业意识的展开;损人利己的科学心日渐消退,利他服务的悲悯心的日益强势。马云和阿里巴巴则向我们证实了,从悲悯心出发,在利他“服务的自由”创造中,同样可以成长起伟大的世界级公司和世界级企业家。